

鋒鏑餘生話當年（續完）

盛 李 蕙 芸

公義場上天降救星

民國三十九年清晨六時，該農民又以早餐招待我們，我們除口頭向他道謝外，別無報酬，真是慚愧，餐後即向彭山前進，約午後五時抵公義場外約三四百步，見村口外有五個穿便衣佩步槍的人在走動，外子囑仍繞場外小路前進，但被他們發現了，高聲叱喝：「站着」，外子說：「不要理他」，仍舊照常行走，他們便向我們開了一槍，蜂湧跑來，將我們包圍，其中一個佩駁亮槍的似係隊長，把我們幾個人看一下後，便問外子是那省人？外子說「湖南」，因為外子的湖南口音，是無法改變的，該員一聽「湖南」二字，竟不由分說，一聲喝令「同我走！」外子問他去做什麼？他們也不答話，把外子前拉後推的，押到一間空屋裏，把我們四個大人，連歲半的四毛，都解開衣襟全身搜查一遍，但我們一無所有，那名隊長便囑咐四個槍兵說：「看住他們，我去報

告鄉長。」少頃，一個身穿長袍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子和一個二十多歲穿學生裝的青年來了，問外子姓名、年齡、籍貫，外子答：陳少華，年六十二歲，湖南長沙，業布商，外子問他是否鄉長？穿學生裝的答以，「他是陳鄉長」，陳鄉長却對外子說：「你同我來，其餘的人，都留在這裏」，而對羅庚南、劉敦幹竟無一語詢問，他們兩人就乘機開溜了，外子當即提出抗議，為什麼無緣無故的單單將他帶走？陳鄉長說：「對你先生有點疑問，我們要調查一下」，我堅持要回去，心裏想他們祇注意外子，而不問羅劉兩人，莫不是此處有人認識他啊？不禁心驚憂懼，但在外表上仍故作鎮定，陳鄉長也不峻拒，讓我抱了四毛隨同前往，押到街中一家茶館，將外子關在與店堂僅隔一層木板的房間裏面，我也一同進去，他即派兩個槍兵看守，並命佩手槍者邀集某某等人前來開會。時已天黑，約一小時後來了十二三個人，老少都有，我們從板壁縫中看得清清楚楚，旋入席開會，陳鄉長說：「剛才捉了一個人，和

毛主席劉主席所通緝的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很相像，因為他是「戰犯」，所以請各位來研究研究。」於是大家便推穿學生裝的青年審問，其餘的人則在外面等候，聊天。該青年走進房間內又問外子的姓名、年齡、籍貫，和成都作戰的情形甚詳，外子除答覆假的姓名年齡籍貫外，其餘一問三不知。翻來覆去，問了兩三個鐘頭，外子態度鎮定輕鬆，問話的毫無所獲，乃回到前廳報告說：「問不出來」，其中有一位老者，挺身而出說：「我去問問。」他走進房來，對外子自我介紹：「我是李大爺李碧成，今年七十四歲，在外四十年，在湖南住過很久，湖南徒弟不少，你究竟是甚麼人？我們要捉的是成都防衛司令盛文，你只要不是盛文便沒有關係，請你老實的告訴我，免得多費唇舌。」外子聞言，故表驚喜的說：「啊！你就是李大爺呀！我仰慕已久，以往常到彭山縣販賣布匹，恨無緣拜見，今日見了，真是三生有幸！我知道你老的湖南徒弟不少，不知道能收我這個老徒弟，藉償生平素願否？李大爺聽

了外子這番話，樂不可支，連稱「不敢不敢」，於是外子便拱手為禮，李大爺亦回禮，頓時親密異常，李即緊握外子的手說：「明天送陳大爺走，今晚好好休息」，外子乘機說：「我很慚愧，明日要走，我還有很多不便呢？」李說：「是不是沒有盤纏？」因為我們的身上，他們都搜過了，毫無分文，外子默不作答，李說：「我來準備，你放心好哪！」如是回到前廳，強調外子確係商人，決非盛某，應予釋放，其中另有兩位老者，同聲附和，主張釋放，陳鄉長拗不過眾老，當即說：「要釋放須大家負責。」眾人都說：「明早再來當眾釋放。」乃即散會，我們也就放下了心來。第二天早晨約八時許諸人又齊集茶館，由李大爺請外子出來，表示歉意，又送銀元五十枚，發給了一張路條，由李郭劉三老親自送我們到街口，並且命自衛隊郭隊長率隊兵兩名護送，我和外子真是感激涕零。唉！我們何功何德，三老竟如此關切愛護？我想前兩日夏姓王姓兩農家明知外子為國軍軍官，而竭誠餽食留宿，此處三老又送盤纏，送衣物，並派人護送，完全是對國軍的好感，也是人心思漢的表現。

重慶街頭殘忍一幕

元月二日清晨，由彭山動身，郭隊長和旅社魏老闆又送出縣城，指示我們到樂山的大路，在該店一宿兩餐，佳餚美酒，分文不收，我給兩隊兵銀元各一元，郭隊長堅命退還，四川袍哥的重義氣，令人欽佩！如是經峭山、青神、樂山、榮縣、自流井、內江、隆昌、永川，曉行夜宿，日

趨百里，四毛因失掉鞋襪各一，祇好一足穿鞋，一足穿襪，時值隆冬，天寒風厲，四毛兩腳凍腫得像是饅頭，所幸天公作美，二十餘日之久未下雪雨，否則，天寒衣薄，一罹疾病，後果就更不堪設想！在青神附近，曾經遇共軍一排，因為同宿一伙舖內，翌晨動身時，該共軍圍繞盤查，其中有人指着外子說「這一定是國民黨軍官無疑」，又有人說：就是軍官也是一個小官，因為胡宗南所部高級軍官的眷屬，都送到台灣去了，這人攜帶眷屬小孩，他當然不會是高級軍官了，於是他們也就不再盤問。外子攜我們母女二人同行，沒想到竟掩護他過了一關。一月十五日抵重慶，寓姜家巷養正別墅，當夜曾被匪重慶警備司令部派員盤查一次，幸鄧茶房強調我們是來往的常客，因此又渡過了一道關口。

我們到重慶的第二天，一月十六日上午，我上街找藥房買止嘔吐的藥，因我懷了幼子哲如，鎮日嘔吐，每天長途跋涉，極為痛苦。當我走到都郵街，遇見一羣男女，鑼鼓喧天正在遊街，其中有服裝不整的軍人和警察，頭上都歪戴着「五星帽」，我因好奇，便站在街邊觀看，走在前面的兩人敲鑼，隨後幾個少女，着短裝，腰以紅帶繫圓鼓，一面敲，一面唱，一面跳（進三步，退一步），大概這就是「扭秧歌」吧，中間十幾個軍人和警察牽了兩個四十左右的男子，兩手背靠背，手心向外，用一根粗鐵絲貫穿手心中，血流如注，痛苦之狀，令人見之心悸，而他們却嬉笑為樂，我問同站在一處觀看的人，被鐵絲穿手的人犯了甚麼罪？他們都唉聲嘆氣的告訴我：他

們有甚麼罪啊！一個是有錢的商店老闆，不願拿錢「貢獻」解放軍，一個說是「小偷」，在垃圾桶裏檢了一件東西沒有向解放軍報告，所以穿手遊巷，唉！過去那裏見過這樣的刑罰啊！言之慨嘆不已，人人有自危之感，我想共匪也是父母所生，何以這樣殘忍，毫無人性呢？此種目無法紀，殘民以逞的行爲，真是亘古未有！以視我們自由中國的台灣，生活自由，言論自由，完全講法制，有錢的商人可以紙醉金迷，縱情聲色，只要不犯法，是無人干涉的，真正竊盜的小偷，警察捕了送到法院，他還比警察先出來，與共匪統治下的大陸比較，真有天堂地獄之別！

十六日下午我們即搭民憲輪赴宜昌轉漢口，沿途因茶房的依次介紹，食宿頗感方便，外子偽稱六十二歲，所以茶房都以大爺招待他，不肯收受食宿費，其重義輕利的表現，真愧煞一班投降變節的官員！經過詳情，見外子所撰「成都突圍，痛定思痛」文中，此處不贅。在重慶時，邂逅第三十六軍一二三師師長雷振將軍，他是十二月廿九日由成都突圍的，在民憲輪上又遇及第七十六軍軍長薛敏泉將軍，和第五兵團司令部總務處長鍾葉坤將軍，都是九死一生，突出重圍，相見之下，黯然神傷，半嚮無語！到漢口宿一宵，即搭長武車赴長沙。

長沙市我家原有祖遺房屋兩棟，一在市內登隆街二十四號，一在南門外天心馬路八號，藏有盛氏兩三代收藏的珍貴書籍字畫很多，我們不敢前往，下火車後，即雇一輛人力車至藩後街一家客棧，到後外子便閉門休息，我抱了四毛往魚塘

街三星壽服店找族姪盛英傑，英傑一見我，深為駭異，他說迭見報載說叔父已經陣亡了，不知確否？問我從何處來？並告訴我兩棟房子已被沒收了，現住了共黨的高級官員，問我去看過沒有？我囑咐他不要多說，命其隨我去一個地方，遂帶他到客棧見外子，面囑其籌措到香港的盤費，英傑說：客棧夜間稽查很嚴，連筷子都要數一數，要我們黃昏後移住他的店內。等到天黑，我倆抱了四毛便移住他家的閣樓上，一床一几，僅堪容膝，起居飲食，都在樓上，兩日沒有下樓，外子忽患牙痛甚劇，我則因懷孕嘔吐，兩日僅進少許飲食，整日坐在床上，惟四毛健壯如恆，每天都躺在床上活動，除仍吃奶外，每日還吃一個包子，或少許米粉，這兩種點心，都是長沙很有名的食品，現在恨已嘗不到了。英傑到處張羅，籌了五十萬「人民幣」給我們，每張面額一千元，紙質粗劣，六千元僅銀元一元，二十八日清晨，英傑先到火車站買了兩張到廣州的粵漢車票，再回來接我們，他說在車站遇見我家的老長工羅師伏，身穿「列寧裝」，說要到衡陽去，我們深恐被他看見，於是外子帽戴平眉，圍巾齊鼻，僅露面部二三寸，並偽裝腹痛，彎腰低頭進入三等車廂，適有長沙八角亭華美藥房的周先生也到廣州去採購藥品，英傑託他照顧，說外子是廚子（仍化名陳少華），到香港陶公館當廚司，因為從來沒有出過遠門，請他特別照顧，並囑外子說：「陳師夫，你在路上好好伺候周先生，到廣州就和周先生住在一處。」外子連聲說「是是」，在車上外子替他倒茶水，看行李，而此子竟神氣十足，動

輒罵人，外子忍不住幾乎要笑出來，我向他使眼色，抱着四毛裝作不聞不問。

二十九日下午四五點鐘，車抵廣州，我們隨同周某住晏公街雲集商號，把英傑給我們的五十萬元偽幣，以一部託商號老闆換成港幣，準備到香港之用，祕密到下九路外子買了一套現成的藏青色西裝，和一雙皮鞋，我也買了一件旗袍，四毛買了一套毛衣，用包袱包了，在廣州兩天，於二月一日清晨三時搭廣九車赴香港，時周某還沒有起床，外子留一函託其帶交英傑。

香港鬧市枵腹而遊

當我們離開長沙的時候，羅廣南在長沙找他的太太，我們到香港的第三天他才趕來，他說我們到長沙的第二天，共黨便有情報了，最初懷疑外子藏在文于一家，因文君曾任劉戡將軍的參謀長，後因故辭職回長沙經商，開「文文寄賣所」，匪黨湖南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曾一連兩日兩夜派員到文宅偵查，並傳訊文于，後查明文君確實不知道，才把他釋放，迫我們離開長沙的第二天便查到盛英傑家裏來了，問英傑夫婦關於外子的去向？他夫婦堅不承認外子曾來長沙，共匪派大批人員搜查其家，找外子曾住他家的證據，在英傑店裏廚房內地下掘出一口鐵箱，內藏我家田產房屋的契約，及外子寫給三姐的一些信件和相片，此鐵箱係三姐於三十八年五月間離湘赴川時，交給英傑保管的，英傑乃埋於廚房內地下，此次被共匪掘出，乃將英傑逮捕，嚴刑拷打，體無完膚，英

傑不屈，大罵匪黨，遂於一月三十一日遇害，設若英傑供出我們已去廣州，這時我們還在廣州，而周某所住的客棧，英傑也知道，因為湖南到廣州採購貨物的商人，都是住在這家客棧，那共匪只要一個電話，便如甕中捉鼈，我們絕不可能倖免。唉！英傑不屈不撓，救了外子而犧牲自己，其忠孝義烈的精神，豈毫無倫理觀念，行同狗彘的共匪所能屈服？第不知此國恨家仇，何日才能消雪？思之令人憤憤！

廣九車開出兩三站後，我們乘黑夜在車上廁所內將西裝旗袍換了，至另一節車箱內坐着（三等車不對號），因為原來的裝束，恐到香港後反不方便！午間抵深圳下車，步行過鐵橋，北岸有匪軍盤查，南岸有香港政府的中英警察檢查，女性旅客則由女警帶至另一房間內檢查，我們既無黃金又沒有攜帶違禁品，而且還有陶伏生的姪兒陶文瑞的介紹信，所以很順利的通過，到羅湖再搭車赴九龍，這裏完全是租界，我們的心才放下了，外子在車站上徘徊，長長的舒了一口氣，買一份香港大公報，一眼便見大字標題：「劊子手的下場，盛匪文被格斃」，上載：成都航信，內容和成都新新聞報所言相同，大意說我軍彈盡接絕，死傷慘重，官兵飢寒交迫，皆不欲戰，而外子猶強迫官兵作戰，致被其衛士所格斃等語，外子見之，不覺大笑，他有幾個月沒有大笑過，我要他還是得小心一點，他說：「無恥謔言，自我陶醉，可笑亦復可恨。」黃昏時到達香港，初寓南屏旅館，那是一家最小的旅社，房間每天十七元，我身上祇有旅幣三十元，外子發了兩份急

電，一電顧祝同總長並轉呈總裁蔣公，報告已抵香港，即回台灣，一電家中三姐問老母安否？因我們消息斷絕有四十多天，深恐我們生還，而八十有二的高堂，不堪憂傷，又不在呢。兩電用去了二十七元五角，只剩下兩元五角，因無行李，旅社要先交錢，而我們早已飢火難耐，奈錢少不敢進飯館，不得已，只得枵腹遊覽市景，藉待復電，老天不絕無路之人，忽然遇見了西北舊友邱是膺李芳蘭伉儷（現在台灣），相見之下，愕然良久，因為他們夫婦早見報載認為外子業已陣亡了！我們告以窘狀，邱氏伉儷遂帶我們到高士打找前第三十六軍軍長鍾常青先生（現在台灣），

鍾先生在該處經營王家沙飲食店，立以佳餚美點招待我們，大快朵頤，並命人送港幣百元交南屏旅社，盛情極為可感，談至午夜一時，才回旅館，三時許接國防部復電，告以已飭台灣保安司令部準備來台入境證在飛機場迎候，並云已着在港人員致送旅費，午間又接三姐復電，云老母平安無恙，並電匯來港幣三千元，至此得悉老母平安，且洞緝得甦，深為快慰！於是我們遂移寓香港大飯店，仍化名為陳少華，因鍾先生曾告外子云現有共黨暗殺人員數萬潛伏港九，囑外子仍不可用真姓名以防不測。居二日果有一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漢，持一函要面見外子，我否認姓盛，該人仍不走，在電梯上等候，我們乃由安全梯下樓，又移寓京都大酒店，化平陳崑，連日上街購置衣物，把我們三人生滿了虱子的毛衣，悉投於電爐內焚燬，劈拍作爆竹聲，不日雷振、羅庚南、鍾葉坤三君亦先後來港，每日相偕出遊，在港盤桓九

日，攝有照片留念。

孤島棲遲悵望雲天

幼女寧愛乳名四毛，時方歲半，正牙牙學語，三十多日來我倆抱了她曉行夜宿，成為習慣，所以到香港後，她還是天明而醒，手握小提籃（內裝面巾、牙刷、肥皂）連呼「走，走」，我們告訴她現在不走了，她還不依，不得已，只得每日晨起盥洗畢便帶她上街，連小提籃也要攜帶，剛會走路，漫步街頭，極為高興，且爭先走在前面，旁若無人！某日被一行人撞倒，從此再不肯走路了！由我和雷師長守謙，鍾處長葉坤兩將軍輪流抱負，我們原擬搭飛機飛台，因行李過多，於二月九日搭盛京輪來台，我一上船就嘔吐昏睡，三十六小時未進飲食，而四毛則跑來跑去，飲食如常，毫無感覺，同艙的旅客都很喜歡她，猶憶十日早晨她看見一位美國老太太坐在餐廳喝咖啡，她便站在老太太旁邊，張開口，一手指着自己的口，一手指着咖啡杯，表示她也要喝，引得滿餐廳的客人都大笑，而她張眼四望，毫不在乎，去年夏季她已由台灣大學化學系畢業了，現在美國馬利蘭州，賀浦斯金大學進修修博士！駒光如駛，轉瞬之間又二十有一年，追維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真不勝今昔之感！

因我在烽火中和逃難的時候，恐懼緊張過度，到台灣後半年以內，每夜都作惡夢，時常驚醒，在半醒半眠的狀態下，起坐凝思，不知現在究竟置身何處？而外子則因作戰時右膝被共軍擊傷

，三四年之久，不能蹲下，我們來台後在市區只住了幾個月便搬到中和鄉鄉村，當時中和人煙還很少，他便在家中種菜栽竹，侍母課子以自娛，因為我們長沙東鄉金潭老家，週圍種竹萬株，他父親命名為「萬竹堂」，他父親常說：竹有君子之道四：其本固，其莖直，其心虛，其節堅，經霜雪而不凋，外子因從小就受了他父親的庭訓，和萬桿竹節的濡染，所以性情耿直豪爽，不畏強禦，立場堅定，任共匪如何威逼利誘，環境如何險惡，決不動搖，貧緣逢迎，生平所恥，我們還沒有到達台灣，正在路上逃難的時候，此間竟有不少謠言，但我賢明的領袖，和知人善任的胡宗南先生，却絕不為讒言所惑。到台後，總裁召宴，慰勉有加，他常覺慚愧感激，無以圖報為恨。所幸二十年來兒女讀書都自知努力，還得了一點安慰。



不肯坐背篋的四毛（寧愛）台大化學系畢業，現在美國賀浦斯金斯大學進修修博士，為台大化學系四大金剛之一。